

風雲雷電

上卷



37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风云雷电(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雷电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37)

ISBN 7-80521-635-5

I . 风…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毫米32开37.75印张913千字

2001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定价: 56.0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第十六回	夜探娄家庄	284
第十七回	人兽关头	298
第十八回	妙计退敌	324
第十九回	识破奸徒	339
第二十回	四大金刚	359
第二十一回	分道扬镳	373
第二十二回	夫妻反目	395
第二十三回	黑衣少女	416
第二十四回	机密文书	435
第二十五回	误会重重	452
第二十六回	荒山夜话	469
第二十七回	李家兄妹	487
第二十八回	李代桃僵	508
第二十九回	闺房避难	527
第三十回	逃出凉州	545
第三十一回	心事难言	564
第三十二回	作法自毙	581
第三十三回	冤家聚头	601
第三十四回	午夜惊魂	619

第三十五回	逼上梁山	639
第三十六回	深入虎穴	656
第三十七回	真假帮主	668
第三十八回	好友重逢	680
第三十九回	秘魔崖下	695
第四十回	荒林中伏	716
第四十一回	封刀大典	735
第四十二回	恶客登门	753
第四十三回	武林天骄	769
第四十四回	大闹镖局	786
第四十五回	智服双魔	806
第四十六回	巧获秘藏	824
第四十七回	大闹王府	838
第四十八回	师门揭秘	857
第四十九回	深入虎穴	877
第五十回	高手比试	892
第五十一回	技惊群雄	910
第五十二回	惊人神剑	931
第五十三回	天凤楼头	951

第五十四回	悲欢离合	970
第五十五回	侠盗娇娃	985
第五十六回	结拜兄妹	1007
第五十七回	两情相悦	1023
第五十八回	邪正之间	1038
第五十九回	林海雪原	1054
第六十回	深入虎穴	1075
第六十一回	化敌为友	1090
第六十二回	同门相认	1109
第六十三回	荒林恶战	1123
第六十四回	死里逃生	1143
第六十五回	虎穴群英	1161
第六十六回	悲欢离合	1181

第一回 芦花荡黑夜惊魂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视围香，蛟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白头。

——念奴娇

这首“念奴娇”词，相传是梁山伯的首领宋江所作，送给名妓李师师的。稗官野史，或属无稽；豪杰美人，已垂不朽。

这年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1220），梁山旧垒，早已瓦砾无存，水泊风光，唯余荒烟蔓草。百年前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雄风，徒供后人的缅怀凭吊了。

凉秋九月的一个黄昏，芦叶滩头，蓼花汀畔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但他们却并不是来凭吊英雄遗迹的。

第一个是洛阳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青河，第二个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个镖师方震，第三个是崆峒派名宿、“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第四个是他的师侄杨大熊，曾经做过锦州节席使康元弼的“护院”，人如其名，脑粗腿短，头大耳长，走起路来，像是一头蹒跚的大熊。

日落西山，无色阴沉，水泊止弥漫着薄雾，岸边长着丛丛

的芦草，人在芦苇中行，视线模糊，辨不出哪是雾，哪是水。抬头望去，梁山群峰，如剑、如戟、如虎、如猩，如展翅的雄鹰，如扬蹄的骏马。夜幕降临之际，面对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峰，越发令人有点提心吊胆了。

烟笼水泊，天粘衰草，雾覆重峦。这四个人小心翼翼的探索前行，好像害怕在芦苇丛中有什么怪物，随时会扑出来将他们攫去似的。

他们都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尤其是号称“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平日在江湖行走，只有别人闻他之名而丧胆，按说这芦花荡虽然是极目荒凉，他们也不该胆怯的，但此际，他们却是禁不住一颗心卜通通地跳！

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来赴一个神秘人物的约会。这个人的姓名来历，他们毫无所知。方震和杨大熊在这个人的手下吃过大亏，但也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老镖头孟青河说道：“敌人若是埋伏在芦草丛中，倒是防不胜防。我看咱们还是多走一程，走到山脚下才歇息吧。”方震苦着脸说道：“只怕走不到山脚就天黑了，那人来去无踪，我、我、我——”不知他是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实在为了太害怕的缘故，接连说了几个“我”字，牙关格格打战，底下的话没有了。但他的意思却是大家都懂的，是怕走夜路，恐人偷袭。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心里偷笑，“方震也算得是个名武师，怎的害怕成这个样子。他是在虎威镖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如此看来，只怕这位孟老镖头也是徒有虚名了。”于是他开口说道：“方老弟不必担忧，咱们有四个人呢，我不信那厮就有三头六臂。”

他的师侄杨大熊颤声说道：“师叔切勿轻敌，那、那厮实

在太过厉害，我、我也有点害怕走夜路呢！”

胡轩皱了皱眉，说道：“你们怕走夜路，那就走快一些！”其实他口里虽说不怕，心里也禁不住有点发毛。那个来去无踪的敌人的厉害，无须他的师侄多说，他早已听得许多人说过了。

一阵风吹过，芦苇簌簌作响，孟青河悄声说道：“小心，好像有人！”此言一出，吓得方、杨二人连忙伏在地上。

胡轩哈哈笑道：“孟大哥，这里鬼影子都没一个，哪会有人？咱们莫要自己吓自己，弄成草木皆兵！”

孟青河精于“听风辨器”之术，心里想道：“这分明是夜行人伏在芦苇丛中爬行的声息，我怎会听错？可笑这个胡轩枉称崆峒三煞，却是并无实学，妄自尊大。但他不肯相信我的说话，我只好独自提防了。”

心念未已，忽见胡轩把手一扬，喝道：“鼠辈想要偷施暗算么？给我滚出来！”

原来胡轩是故意装作不知有人埋伏，好让对方不加提防的。他骂别人“暗算”，其实别人未曾出手，倒是他先行发出暗器，暗算人家了。

他发的是三柄飞锥，锥头乃是用毒药淬练过的，见血封喉，厉害之极！三锥同发，中途分开，分袭在芦苇丛中埋伏的三个敌人。

只听得叮叮当当几声连珠密响，三柄飞锥反打回来，随即只觉一阵腥风扑面，芦苇中洒出一把砂子。有个苍老的声音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尝我这夺命神砂的滋味！”

胡轩闻得腥气，知是毒砂，慌忙发出一记劈空掌，斜跃数步。只见芦苇丛中跳出三个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颊下有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那胖和尚打落了胡轩三柄飞锥，毒砂则是中年汉子所发。

那和尚打落了胡轩的飞锥，大怒喝道：“妈巴子的，你就是那

个什么黑旋风吗？鬼鬼崇崇的算什么好汉，吃洒家一杖！”声到人到，说到一个“杖”字，那碗口般粗大的禅杖已是照面打来。

胡轩怔了一怔，不知和尚说的那个“黑旋风”是什么人但已知道这帮人并非他的对头。禅杖业已打到面前，胡轩无暇分辩，而他又是一向凶横惯的，心里想着：“这秃驴居然比我还凶，且打下他的气焰再说！”拔出佩刀招架，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两人竟是功力相当，但因那和尚使的是镔铁禅杖，沉重得多。胡轩磕不落他的禅杖，佩刀却损了一个缺口。

中年汉子双手齐扬，毒砂又向孟青河等人洒去。方震人甚机灵，早已一个“懒驴打滚”，滚入了芦苇丛中。杨大熊行动迟笨，尚未发觉毒砂飞到。

孟青河脱下头上戴的一顶毡帽，只见他身形疾起，“啦”的一掌将杨大熊推开，右手拿着毡帽一兜，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把那一把毒砂兜入帽中，身法手法，端的是利落干净之极！

那和尚杀得性起，禅杖一招“夜叉探海”，接着就是“龙顶夺珠”“青犁耕地”，一连几招凶猛之极的招数，恃着杖重力沉，杀得胡轩不敢硬碰，只好步步退闪！胡轩暗暗吃惊，心里想着：“哪里来的这个秃驴，如此厉害？气力大也还罢了，这杖法我也未曾见过，不知是哪一派的？”

杨大熊给孟青河一掌推开，不由自己地跌出了三丈开外，重重的摔了一跤，摔得浑身骨痛。他是练有金钟罩的功夫的，摔得腰酸骨痛，不由得火起上冲，跳将起来，气呼呼的就嚷道：“孟大叔，你为什么打我？”

孟青河不理睬他，却向那中年汉子说道：“阁下是石家庄的哪位庄主？”

那中年汉子也正在大声叫道：“好一个千手如来收万宝的接暗器手法！来的可是虎威镖局的孟老镖头么？”

此言一出，孟青河立即叫道：“胡大哥住手！大水冲倒了

龙王庙，都是自家人！”

走得近了，双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孟青河哈哈笑道：“原来是石家庄的二庄主，幸亏我认得你的夺命神砂。”

山西大同府的石家庄乃是地方一霸，在武林中也是大大有名。石家共有三房，男女老幼一百多口，成年的男子也有四五十人，人人都是身怀绝技，即使挤不进一流高手之列，在江湖上也是足以横行无忌的了。

庄主石错，以绵掌称雄，尝自夸平生未逢敌手，旁人不知真假，但却的确没有听说他输过给什么人。二庄主石元，以暗器急霸，曾经在一日之间，连伤八名黑道的高手，震撼江湖。黑道白道，听得他的名字，都不禁有点惊心。三庄主石攻，则以六十四路紫金刀法驰誉，生平也是罕逢敌手。

绵掌、暗器、刀法号称石家三绝，尤其以暗器夺神砂最为狠毒，沾上一点，就会全身溃烂而亡。

此刻他们遇上的这个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就是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了。

石元指着那个胖和尚道：“这位长白山的黑龙大师，新从关外来的。阁下大概是崆峒派的名宿吧？”

胡轩心道：“原来是关外高手，怪不得我竟看不出他的门派。”说道：“不敢。在下正是崆峒派的胡轩。那个傻小子是我的师侄杨大熊。”

黑龙禅师唱了个“喏”，大模大样的说道：“不打不成相识，刚才贫僧多有得罪，施主莫怪！”

石元接着说道：“这位是归元寺的玄经道长，孟老镖头想必是知道了。”

孟青河道：“闻名已久，幸会，幸会。”这个玄经道人似乎是个“三锥也扎不出一个响屁”的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胡轩的师侄杨大熊这才一步一拐的来到，胡轩瞧他一眼，不

由得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大熊，你还不快多谢孟老镖头！”

杨大熊余怒未息，双眼仍然瞪着孟青河，气呼呼地道：“他打了我，我还要谢他？”

胡轩喝道：“傻小子，你懂什么？孟老镖头救了你的性命，你知不知道？”

杨大熊半信半疑，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几时救的？”胡轩道：“你捋起衣袖瞧瞧。”

捋起衣袖，只见左右两臂都有几粒红点，给指头碰着，麻痒痒的极不舒服。

胡轩说道：“幸亏孟老镖头推你一把，否则你此刻已是全身溃烂了。”

原来石元刚才洒的那把夺命神砂，给孟青河用毡帽一兜，但却还有少许“漏网”，幸亏孟青河立即把杨大熊一掌推开，这才只是沾了几粒。

胡轩向石元深深一揖，说道：“冒犯虎威，请石庄主恕罪，赐予解药。”

石元说道：“请问孟老镖头，你们此来，为了何事？”

孟青河道：“我们是为了赴一个约会而来。”

石元问道：“对方何人？”孟青河道：“尚未知道。”石元跟着再问：“地点何在？”孟青河答道：“在虎头岩。”

问答至此，石元这才脸色一宽，说道：“如此说来，咱们倒是一条线上的朋友了。请恕小可刚才冒犯。”说罢拿出解药，替杨大熊敷上。杨大熊此时已经深知石家庄夺命神砂的厉害，吃在大亏，敢怒而不敢言。

孟青河暗暗欢喜，心理想着：“听他如此说法，敢情我们的对头也正是他的仇人？当真如此，倒是平添了几个十分得力的帮手了！”石元与关外来的那个黑龙禅师的本领，他已经见过，刚才没有出手的只有归元寺的那个玄经道人。但玄经道人的十三路

混元剑法，剑剑精绝，这已是孟青河老早就知道了了。

孟青河正想套他们的说话，石元已先他而单刀直入地问道：“孟老镖头，你们是怎样和那个人结怨的？何以结了仇家，尚未知道对方的姓名来历？”

孟青河道：“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我们的镖局接了一支镖，雇主是锦州节度使康元弼。”

石元说道：“康元弼做了二十年的方面大员，财宝一定积得不少了。听说他是因为与宰相不和，以至丢了乌纱的。是不是他要请你保他告老还乡？”

孟青河道：“不错。当朝宰相吴卖乞勒索他一笔巨款，他不愿意，反正已经家财千百万贯，是以见好收蓬，把锦州节度使让给吴卖乞的侄子。”

石元说道：“听说康元弼的手下能人不少，还要请你们保镖，对你们可也是青眼有加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可是我们却有辱所命，这支镖尚未走出锦州地界，就给人劫去了。”

石元道：“孟老镖头，你们镖局数十年来从未出过事，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劫你们的镖？”心中已知劫镖者一定就是这次约会的主人。

孟青河道：“也是我托大了些，康节度使这支镖不是我亲自出马，是这位方老弟出马保的。方老弟，详情请你说，好吗？”

方震满面通红，说道：“当时我是和总镖头商量过的，正如石庄主刚才所言，康节度使手下能人不少，请我们保镖，不过是壮点声势而已，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劫镖的。若然事先料想得到，我也不敢出马了。”

杨大熊黑了脸，直着脖子嚷道：“方镖头，你大可不必兜着圈子说话，我是康大人的护院，有的只是几乎混饭吃的功

夫，配不上称做什么能人。”他是因为石元、方震和孟青河等人，一再提起什么“康节度使手下的能人不少”之类的话，自己觉得面子无光的。

方震叫了个“撞天屈”，说道：“我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还失了虎威镖局的镖旗，连人家的庐山真面也未见着，怎敢笑话你老哥子？”

杨大熊出了一口闷气，气平了些，说道：“对，若说本领不济，咱们乃是彼此彼此！”

石元眉头一皱，说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说说那天的事情吧，别要缠夹不清了。”

方震接下去说道：“那天我们到了老龙口，那地方是个流沙堆积的荒野，比这里还要荒凉。劫镖那小子就单骑独马的来了。”

石元道：“且慢，我想先问你一事。”

方震道：“何事？请问。”

石元道：“康大人既是家财数千万贯，想必不会都换了体积很小的珠宝吧？”

方震道：“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珠宝，我只知道金块和元宝就装满了六辆大车。连同其他财货，一共是装了十三辆骡车之多！”

石元说道：“着呀，既然如此，劫镖的只是孤身一人，如何能劫得去？是不是他后来又来了帮手？”

方震道：“没有，始终只是他一个人。那小子的手段狠辣得很，你老人家听我细禀。”

歇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人蒙着面巾，来得风也似的快，我还不看得清楚，就给他打了一掌。你是——”解开上衣，只见一个淡紫色的掌印，印痕在过了三个月之后，竟然尚未完全褪色。

杨大熊跟着说道：“我们也都是给他打了一掌，连他的面目也未看清。”

方震说道：“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晕眩，醒来之后，那人早已走了。”

石元道：“那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货呢？”

方震道：“并没有劫走。可是他留下了一封信，要我们给他送到指定的一处地方去。”

黑龙禅师道：“这倒是奇闻了，劫镖还有不用自己动手的。你们却又怎肯乖乖的听他吩咐？”

方震叹了口气道：“我们是被迫如此，不得不然。”

黑龙禅师道：“却是何故？”

方震道：“那天所有护送镖车的人，全都给那厮打了一掌。甚至康大人的家人子女，也给这厮在身上留下标记。”

黑龙禅师道：“那你岂不是都是受了重伤了？”心想：“但若受了重伤，如何却能搬运财宝？”

方震道：“不，这一掌只是隔衣留下掌印，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内伤的迹象。”

黑龙禅师道：“事后呢？”

方震道：“事后也不怎样。这根本就不是内伤。”

黑龙禅师诧异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既然没有受伤，你们就该送康大人回原籍才是。怎的却又肯乖乖的听那贼人的吩咐，把十三辆大车财物，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

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玄经道人忽地说道：“在你们醒来的半个时辰之后，是不是每个人觉得浑身痒痒，痛苦难当？”

杨大熊叫道：“是呀，你怎么知道？”

玄经道人道：“我刚才对这位方兄身上的掌印，还有点捉摸不透，现在则是可以断定了，这是奇门七绝掌，有七种不同的功效，或令人患上痒症，或令人发冷发热，或令人浑身痕

痒，现在你们并没内伤，可以断定他用的是最轻的一种掌力，这就是令你们浑身痕痒了！”

杨大熊叫起来道：“还说是最轻的一种，我宁愿给他斫掉吃饭的家伙，也不愿受这样的酷刑！斫掉头颅不过结个碗大的疤，不会觉得痛苦。这痕痒呀，可真是叫人受不了，好像从脏腑里痒出来似的，我们每个人抓呀抓的，抓得皮穿肉裂血流，痒得满地打滚，兀是不能停止，你说可怕不可怕！”

方震接着说道：“那人走后，在中间的一辆骡车上用匕首钉着一封信。信上说，若然得不到他的解药，以后每天就要发作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

石元道：“这厮可想得真绝，你们痒得死去活来，也还罢了，那康大人若然每天发作三次，痒得浑身乱抓，跳跃起伏，他是个做大官的人，那还成什么体统？”

方震道：“是呀！所以他命令我们把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宝，押到他所指定的地方，我们只好唯命是从了！”

孟青河待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说了出来之后，这才接着说道：“我们虎威镖局数十年来从没失过事，这次栽到了家，我这几根老骨头也只好拿出来拼了。”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跟着说道：“咱们想不拼掉这几根老骨头也不可能，康大人虽然丢了乌纱，也还是做过节度使的大官，岂能让他们二人卸责？所以我这师侄求我出马，我也就只好追随孟老镖头来了。”

石元道：“你们有没有探出他的来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我在镖行混了几十年，自问三山五岳的人马也识得不少，访查数月，也查不出这厮的丝毫来历。康大人迫得紧，案子不破，只怕咱们的镖局关了门还不打紧，我这个做总镖头的还得吃官司呢。正在无法可想之时，不料这厮在某一天晚上，却又来到康大人府中，在大门上

留刀寄筒，约我们到梁山的虎头岩与他相会。”

石元道：“那位康大人岂不是吓破了胆？”

孟青河道：“惊吓当然是免不了，但他视财如命，有了这个可以破案的机会，岂能放过，当然是要迫我们来了。他的府中也还另外聘有许多能人守卫的。”

胡轩却道：“孟老镖头别说丧气的话，凭咱们这几个人未必就斗他不过。这件案子本来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我却是自愿来的。谁叫杨大熊是我的师侄呢？师兄不管，我可不能不管！”胡轩说得慷慨激昂，其实却是想藉此巴结官府，求取富贵。

石元道：“是呀，你师侄丢了脸，你做师步的不给他找回场子，只怕崆峒派也要给人笑话了。但我却有一事不明，何以你的师兄眼看徒儿受辱，却竟然袖手旁观？”

孟青河道：“别提他了，早几年他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这两年忽地韬光养晦起来，连徒弟的事也不理了。”原来胡轩的大师兄乃是“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和石元也曾有过一面之缘的。石元深知他的武功比胡轩高得多，见他不来，自是有点失望。

胡轩说道：“石庄主，听你这么一说，敢情这厮也是你的仇家，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

石元恨恨说道：“不错，我与这厮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的来历我却也还未曾知道，只知道他的绰号叫黑旋风！”

“黑旋风？”孟青河怔了一怔，说道：“一百年前梁山伯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有一个好汉名叫李逵，他的绰号就叫做黑旋风。这个人的绰号怎的与李逵相同？”

石元知道孟青河想的什么，说道：“这人当然不是李逵的后代，他这黑旋风的绰号，也并非因为他像李逵那样的鲁莽脾气，而是因为他来去如风，碰上了他，就有不测之祸，所以江南黑道上的朋友，才叫他做黑旋风的。”

孟青河道：“江南黑道上的朋友？那么，他是从江南来的